



THE LAST UNICORN

# 最后的独角兽

· 毕格 著 王爽 译

艺出版社



THE  
LAST  
UNICORN



最后的  
独角兽

PETER S.  
BEAGLE

[美国] 彼得·毕格 著 王爽 译

CS 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最后的独角兽 / (美) 彼得·毕格 (Peter S. Beagle) 著 ;  
王爽译. — 长沙 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7.10 (2018.1重印)

(幻想家)

书名原文: The Last Unicorn

ISBN 978-7-5404-8095-0

I. ①最… II. ①彼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  
现代②中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92368号



幻想家

## 最后的独角兽

ZUIHOU DE DUJIAOSHOU

作 者: [美国] 彼得·毕格

译 者: 王 爽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吴 健

封面插画: 雪 鱼

装帧设计: 韩 捷

内文排版: 钟灿霞 谭 细 圣湘宁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印 刷: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9.75

字 数: 178千字

版 次: 2017年10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1月第2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095-0

定 价: 39.80元

(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)

THE LAST UNICORN

by Peter S. Beagle

*The Last Unicorn* copyright © 1968 by Peter S. Beagle

“Two Hearts” copyright © 2005 by Peter S. Beagle

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 
and Avicenn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,  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

© 2017 by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合同图字：18-2013-331



目  
录

最后的  
独角兽

1

双  
心

249



最后的  
独角兽



献给奥尔夫特·达帕医生<sup>1</sup>

1673年他在缅因州的森林里见到了野生的独角兽

也献给罗伯特·内森<sup>2</sup>

他在洛杉矶也见过一两只

---

1 奥尔夫特·达帕 (Olfert Dapper, 1636—1689)，荷兰医生、作家、历史学家、翻译家。他著有一系列关于非洲、中国、印度、波斯等外邦的作品，一生却从未离开过荷兰，遑论美国缅因州。

2 罗伯特·内森 (Robert Nathan, 1894—1985)，美国小说家、诗人。





## 第一章

独角兽独自生活在淡紫色的森林里。她很老了，只是自己还没意识到，她不再是海浪泡沫般无忧无虑的白，她现在是月夜里积雪的颜色。但她的眼睛仍旧清澈有神，她行走时如同海面上的一片影子。

她不是图画上常见的样子，一点儿也不像长了犄角的马。她身形更小，蹄子分叉。她有着最古老、最原始的优雅气质，这是马儿所不曾拥有的，小鹿只能进行腼腆而浅薄的模仿，山羊则蹦蹦跳跳，显得滑稽可笑。她的脖子纤细修长，让她更显娇小，鬃毛直披到背上，细软得好像蒲公英的茸毛。她有尖尖的耳朵和细长的腿，膝盖处长着雪白的短毛，那只长角就长在她的眼睛上方，即使是在深夜也闪耀着海贝似的微光。她用这只角杀死过龙，也救过人——那位被救的国王伤口中毒难以愈合——还曾为小熊崽打落过许多栗子。

独角兽不会死。他们天性喜欢一直生活在一个地方：通

常都是有湖泊的森林，那湖泊需清澈得能让他们看清自己的倒影——因为他们都有点儿虚荣，知道自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生物，而且还能使用魔法。他们极少交配，而独角兽出生的地方却会成为世界上最具魔力的地点。上一次她遇见别的独角兽时，纯洁的少女们还会用另一种语言呼唤她寻找她，但现在她对年月、世纪，甚至对季节都没了概念。她的森林永远是春天，因为她住在林子里。她每天都穿过巨大的山毛榉树，守护着此间所有的生灵，不管是地底下的还是灌木下的，不管是巢穴里的还是山洞里的，不管是泥土中的还是树梢上的。生命生生不息，狼或兔子都一视同仁，它们狩猎、求爱、生子、死去，因为独角兽自己从未亲历过这些，所以她始终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切。

一天，两个背着长弓的人骑马到她的林中猎鹿。独角兽十分警惕地跟着他们，连马都没察觉到她的存在。这两个人的出现让她产生了一种久违的古怪情绪，既亲切又害怕。一般情况下，她绝不会让人类看见她，但她又很想看看那两个骑马的人，听听他们的谈话。

“我不喜欢这森林，”年长的人粗声粗气地说，“生活在独角兽森林里的动物多多少少都会一点儿魔法，尤其擅长消失。我们根本找不到猎物。”

“独角兽就算曾经存在过，现在也早就消失了。”另一个人说，“这座森林和别的林子没什么两样。”

“那为什么这些树从不落叶？而且从不下雪？我告诉你，这世界上确实还有一只独角兽——愿那老东西好运——它始终生活在这座森林里，猎人想打只山雀带回家都不行。走着瞧吧，我们走着瞧。我知道它们的性子，那些独角兽。”

“都是书上说的吧，”另一个人回答，“只有书啊，童话啊，歌谣啊才这么讲。三王统治下从来没有任何关于独角兽的传说，任何国家都没有。我跟你一样了解独角兽。我也看过那些书，也读过那些故事，也没见过真的独角兽。”

第一个猎人沉默了，另一个则幸灾乐祸地吹起了口哨。过了一会儿，第一个人说：“我的曾祖母曾经见过独角兽。我小时候她告诉过我。”

“哦，真的吗？她用金簪头抓住了独角兽吗？”

“不。没有。抓独角兽不用金簪头，这个是童话里编的。只要你心地纯洁就可以。”

“对，对，”年轻人笑了，“那么她骑上独角兽了吗？在树荫下，不用鞍座，就像神话时代的水中仙女一样？”

“我曾祖母害怕大型动物。”第一个猎人回答，“她没有骑上去，只是坐着不动，独角兽把头放在她膝上睡着了。我曾祖母一动不动，直到它睡醒。”

“它是什么样子的？普林尼<sup>1</sup>说独角兽性子很烈，身体大

---

1 指老普林尼，全名加伊乌斯·普林尼·塞坤杜斯（Gaius Plinius Secundus，23—79），古罗马作家、博物学家，以《自然史》（*Naturalis Historia*）一书留名后世。

部分像马，头像鹿，脚像大象，尾巴像熊，叫声低沉，如同嘶嚎，长着一只黑色的犄角，身长两肘<sup>1</sup>。中国人还说——”

“我曾祖母只说那只独角兽闻起来很香。她向来不喜欢动物的味道，连猫和牛都不喜欢，更别提野生动物了。可是她却喜欢独角兽的味道。有一次她说起这个还哭了。不过她当时已经很老了，说起年轻时候的事情总是哭。”

“我们还是回过头，去别处看看吧。”另一个猎人突然说。他们拨转马头的同时，独角兽轻轻走进灌木丛深处。等他们第二次出现的时候，她才会再次走上这条小径。那两人默默地走到森林边缘。这时，第二个猎人轻声说：“你说，如果那东西真的存在，它们为什么又要离开呢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？时过境迁。你觉得如今的时代对独角兽来说是好事吗？”

“不是吧，但我想知道，在我们之前有没有人思考过他所生活的时代对独角兽好不好。我现在感觉好像是听了些故事——不过我喝得醉醺醺的，而且心不在焉。不过没关系。天色还早，抓紧时间的话还能打猎。走吧！”

他们离开了森林，策马跑起来，转眼便消失了。但是在他们尚未走远时，第一个猎人回过头，仿佛看见了独角兽就躲在阴影处一样，他喊道：“好好留在森林里，老伙计。别来外面

---

<sup>1</sup> 肘 (cubit) 是古时的一种长度单位，相当于从肘部到中指指尖的距离。

的世界。留在你的森林里，让树木常青，让你的朋友长寿。别管年轻女孩子了，她们只会成为傻老娘儿们。祝你好运！”

独角兽站在树林边缘大声回答：“我是这里唯一的独角兽。”这是她一百多年以来说的第一句话，此前她甚至连自言自语都不曾有过。

不可能，她心想。她从不介意独处，不介意没有其他独角兽，因为她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像她一样的独角兽，知道这点就足够了。“但是如果其他独角兽都消失的话我应该知道才对。我也会消失。他们遭遇的事情我也一样会遇上。”

她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，几乎想要逃走。她步伐轻盈地沿着林中的阴暗小径行走，周身微光闪耀。她无比优雅地穿过林间空地，偶尔又隐没在阴影中。她注意着周围的一切，草叶拂过她的膝头，风掀起树叶时，萤火虫变幻着银蓝两色的光。

“啊，哪怕我真的是世界上最后一只独角兽，我也绝不离开这里，永远永远都不会。我知道如何在此生存，我知道万物的气息、味道和本质。除了再次认识这一切以外，我还能在这个世界里发现什么？”

但是当她最终停下脚步，聆听乌鸦和松鼠在半空中的喧嚣时，她想，假如他们藏在一个离这里很远的地方又该怎么办？万一他们聚在一起就等我一个呢？

疑惑一旦产生，她就再也不得安宁了，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想要离开这座森林。她坐立不安，在水塘边郁郁寡欢地徘徊。

独角兽向来不善取舍。她先是想不走，然后又想还是走吧，然后又想不走，如此昼夜反复，她感觉到时间像小虫一样从身边缓缓爬走。“我不走。虽然人们很久没见到独角兽了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消失了。即使他们真的消失了，我也不会走。我就住在这儿。”

最终，在一个温暖的夜晚，她忽然醒来，说道：“走吧，就现在。”她飞快地穿过森林，什么也不看，什么也不闻，甚至不想去感受脚下的大地。在黑暗中行动的猫头鹰、狐狸、鹿等动物都抬头看着她，而她却不理睬它们。我得加快速度，她心想，快去快回。也许我不需要走很远。但是不管有没有找到其他独角兽，我都会很快回来，快去快回。

月光下的大路仿佛流水一般从她的森林边缘延伸出去。她踏上这条路，远离了树林之后才感觉到道路如此坚硬，如此漫长。她几乎想掉头回去，但她还是深吸一口尚萦绕在身边的森林气息，像衔着花朵一样尽量屏住呼吸。

漫长的道路没有目的地也没有终点。它穿过村庄，穿过城镇，穿过平原和高山，穿过乱石嶙峋的荒野，那儿有野草在石缝中生长。但它不属于任何地方，它从不停歇。它卷挟着独角兽前行，像潮水般拖拽着她的脚，折磨着她，不容她像往日那样静静地听着风声。她的眼睛布满灰尘，鬃毛脏污僵硬。

在森林里的时候，时间总是从她身边一晃而过，但现在却是她在时间之中穿行。树木颜色不断变换，沿路的动物们换上厚皮毛，而后再褪去；云层随风舒卷，有时被太阳染上金色或粉色，有时又在风暴中变得生机勃勃。不管她去到哪里，她总在寻找同类，但却不见他们的踪迹；她沿途听过了各种语言，却不曾听闻任何关于独角兽的传闻。

一天清晨，她正想离开大路休息一下，却看见有人正在翻整花园。她知道自己该藏起来，但还是站在原地看他劳作。那人抬起头看见了她。他很胖，走路的时候两颊的肉不停颤动。“啊，”那人说，“你真美。”

他解开腰带挽成一个圈，然后笨拙地靠近她。独角兽害怕归害怕，但更多的还是高兴。那个人知道她是什么，也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：收萝卜，并且捕捉那个闪亮敏捷的动物。独角兽往旁边一跳，躲过了他的第一次尝试，动作轻快得仿佛乘风飘走。“人们一直想尽办法捕捉我，有用铃铛的，有用旗子的，”她对他说，“人们知道捕捉我的唯一办法就是展开疯狂的围猎，这样我可能会走近了看一看。但即便如此我也从未被捉住过。”

“我只是脚滑了。”那人说，“你可别动啊，我的乖乖。”

“我一直不太明白，”独角兽思索着，看着那人站起来，“你们想捉住我干什么？”那人再次一扑，独角兽像一阵细雨一



样躲开了。“我想你们连自己在干什么都不知道吧。”她说。

“嘿，别动，别动啊，别紧张。”那人满头大汗，脸上的灰尘成了一条一条的印子。他气喘吁吁地说：“你可真是匹漂亮的小母马。”

“母马？”独角兽尖声重复这个词，那人赶紧捂住耳朵。

“母马？”她问道，“我，是一匹马？你把我当成一匹马？你看见的就只是一匹马？”

“好马儿，”胖农夫喘着气靠在篱笆上擦汗，“把你洗干净打扮起来，你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小母马了。”他再次拿起皮带。“我要把你带去集市。”他说，“来吧，马儿。”

“一匹马，”独角兽说，“你想捉住的就是一匹马。一匹鬃毛脏兮兮的白母马。”她用角挑起那人的皮带扔出去，皮带飞过马路，落进一片雏菊花田。“我？是一匹马？”她轻蔑地说，“倒真是一匹马！”

她离农夫非常近，她的大眼睛直盯着对方，农夫的眼睛则又小又疲惫，充满惊讶。她转身轻盈地跑上大路，那些看见她的人都高声说：“那儿有一匹马呀！一匹真正的马！”一个老人轻声对他的妻子说：“那是一匹埃拉伯<sup>1</sup>马，我曾在船上见过埃拉伯马。”

从那以后，若非无路可走，独角兽一直尽量避开村庄，即

---

1 老人发音不准，将“阿拉伯”（Arab）读作“埃拉伯”（Ayrah）。